



珍藏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权力意志

下卷

[德]尼采 著



商务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权力意志

尼采
著
王德昭
译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(珍藏本)

权力意志

下卷

〔德〕尼采著

孙周兴译

商务印书馆

2009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权力意志(全二卷)/〔德〕尼采(Nietzsche, F.)著；
孙周兴译. —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9
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(珍藏本)
ISBN 978 - 7 - 100 - 06144 - 5

I. 权… II. ①尼… ②孙… III. 尼采, F. W. (1844～
1900)—哲学思想 IV. B516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2134 号



所有权利保留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(珍藏本)

权 力 意 志

(全二卷)

〔德〕尼采 著

孙周兴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
ISBN 978 - 7 - 100 - 06144 - 5

2009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×1240 1/32
200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6%

定价：158.00 元

目 录

下卷 1887 年秋至 1889 年 1 月初

前言	671
[11. 1887 年 11 月至 1888 年 3 月]	672
[12. 1888 年初]	906
[13. 1888 年初至 1888 年春]	926
[14. 1888 年春]	931
[15. 1888 年春]	1141
[16. 1888 年春至 1888 年夏]	1236
[17. 1888 年 5 月至 6 月]	1282
[18. 1888 年 7 月至 8 月]	1296
[19. 1888 年 9 月]	1306
[20. 1888 年夏]	1317
[21. 1888 年秋]	1360
[22. 1888 年 9 月至 10 月]	1366
[23. 1888 年 10 月]	1385
[24. 1888 年 10 月至 11 月]	1404

[25. 1888 年 12 月至 1889 年 1 月初]	1427
编后记	1441
人名对照表	1462
译后记	1469



前　　言

考订研究版《尼采全集》第 13 卷包含尼采自 1885 年秋至 1889 年 1 月初的残篇遗稿之第 2 部分。它相当于考订版《尼采全集》下列卷本的内容：第 8 部分第 2 卷第 249—455 页（柏林，1970 年）、第 8 部分第 3 卷第 3—461 页（柏林/纽约，1972 年），因此即包含着尼采作于 1887 年 11 月至 1889 年 1 月的残篇。有关尼采上述时期遗稿的重要性，第 12 卷的“前言”已作了说明。

本卷结尾处译出的“编后记”乃乔尔乔·科利^①为意大利文版尼采 1885 年秋至 1889 年初残篇遗稿所撰（出版于 1975 年、1971 年和 1974 年，阿德菲出版社，米兰）。

马志诺·蒙提那里

^① 乔尔乔·科利 (Giorgio Colli)：科利版《尼采全集》主编。——译注

[11. 1887 年 11 月至 1888 年 3 月]^①

1887 年 11 月 24 日于尼斯^②

11[1]^③

(301)

凡人们得不到的东西，人们不应苛求自己。人们得问一问自己：是想走在前面呢？还是想为自己而行进？在前一种情形下，人们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位牧人，这是庸众的迫切要求。在后一种情形下，人们必须能够另一番作为——能够自发地为自己而行进，必须能够另辟蹊径。在这两种情形中，人们都必须做到与众不同；而人们能够做到其中一件事，就不该想望另一件了。

11[2]^④

(302)

① 相应的手稿编号为：W II 3。——译注

② 尼斯(Nizza)：法国地名。——译注

③ 参看《偶像的黄昏》，概述，第 41、37 节；被尼采本人划掉了。——编注

④ 参看《偶像的黄昏》，概述，第 25 节；被尼采本人划掉了。——编注

对人迁就凑合，热情好客：此乃大度的行为，但并不高贵。在许多遮掩的窗户和锁闭的店铺上，人们却能够认识一些高贵好客的心灵：因为他们起码空出了最佳的房间，他们期待着来客，不必迁就凑合的来客……

11[3]

(303)

人们成为艺术家是有代价的：人们把所有非艺术家所谓的“形式”感受为“内容”、“事物本身”。这样一来，这些人当然就归入一个颠倒了的世界：因为现在，在这些人看来，内容成了某种纯粹形式的东西，——包括我们的生活。

11[4]

有一封书信让我想起德国青年，那些头上长角的西格弗里德^①和其他瓦格纳信徒。佩服啊，德国人的知足常乐！在北德有一些谦逊的知识分子，甚至《十字架报》(*Kreuzzeitung*)的才智也让他们心满意得了。一位局外人或许有时也会起疑心：这个年轻帝国充满对殖民地和拥有土地的丰富非洲的渴望，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也已经吞并了那两个著名的棕黑色岛屿，合恩岛^②和婆罗洲^③……

① 西格弗里德(Siegfriede)：瓦格纳作品《尼伯龙族的神话》中的人物。——译注

② 合恩岛(Horneo)：南美洲最南端的岛屿，属智利。——译注

③ 婆罗洲(Borneo)：印度尼西亚称加里曼丹岛，为世界第三大岛。——译注

11[5]

如果人们是那种哲学家，与过去的哲学家毫无二致，那么人们就不能正确地洞察过去和将来之物：——人们只看到存在者。但是，因为并没有什么存在者，所以，留给这位哲学家的就只有想象了，以之作为他的“世界”。

11[6]^①

如果人们总是寻根究底，人们就会毁灭。



11[7]

两个春天之间的一条毛虫，已然长了小小的翅膀：———

11[8]

674

“一种追求更佳的动力”——乃“下台”的公式。

11[9]^②

(304)

圣伯夫：毫无男人味；充满一种对一切男子气的虚假仇恨：他到处闲荡、胆怯、好奇、无聊、造谣中伤，——压根儿就是一妇人，具有女人的报复欲和女人的感性（——后者把他扣留在寺院和神秘主义的其他温床附近，有时甚至接近于圣

① 参看 20[73]。——编注

② 1888 年夏修订；参看 11[296]以及注释。——编注

西门^①主义者了)。此外他还是一个真正的诽谤天才,手段极其丰富多样,举例说,能够以致命的方式吹捧某人;不无一种优雅的演奏高手的热心肠,总是想在某个合适的地方,也就是在有所畏惧的形形色色的听众面前,把他的技艺好好炫耀一番。当然啰,他也会在背后报复他的听众,偷偷地、狭隘地、肮脏地;一切注定高贵的人们一定会在特殊情况下为此而忏悔,因为他们具有对自身的敬畏,——而他却决没有这种敬畏感!光是男子气、高傲、整体性、自信之类的东西,就已经激怒了他,使他颤抖而躁动不安。——现在,按照法兰西精神的尺度和需要来看,他就是一位体面的(*comme il faut*)心理学家了;而法兰西精神是那么迟迈、病态、好奇,与他一样喜欢探听、贪得无厌;和他一样到处打听秘密;本能地力求从私底下结识他人,与狗类相互间的做法没有多少差别(的确,狗也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心理学家)。他在根本上说是粗俗的,与卢梭的本能相类,因此是浪漫主义者——因为在一切浪漫主义中,群盲们都是嘟囔着要求“高贵”的;他是革命性的,但由于畏惧而一直勉强抑制着自己。在一切强大的事物面前(舆论、学院、宫廷,甚至波尔—罗雅尔修道院),他没有了自由。他彻头彻尾地厌倦了自己,有时甚至不相信自己有活着的权利;一个从青年时代起就挥霍自己的家伙,他自己也感到挥霍了自己,变得越来越瘦弱和衰老。只是出于怯懦,这个人终于还活下来,日复一

^① 圣西门(Claude Henri de Rouvroy de Saint-Simon, 1760—1825):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。著有《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》、《人类科学概论》、《论实业制度》等。——译注



日地苟延着；这个人对人和物的一切伟大之处都心生怨恨，痛恨一切相信自己者，因为遗憾的是，对诗人和半雌雄来说，这就已经足以把伟大感受为权力了；这个人就像那条著名的蠕虫一样不断地蜷缩起来，因为他感到自己总是受到了某个伟大的东西的践踏。作为没有标准、没有脊梁和支柱的批评家，他对于各色各样的事物总有一番世界主义的放荡者(libertin)的鼓噪，但本身又没有勇气去承认自己放荡(libertinage)，因而屈从于某种不确定的古典主义。作为没有哲学和目光之强力的历史学家，他本能地拒绝在一切大事情上下判断的任务，并且端出一副客观性的面具（——与此一体的是最后一个法兰西帝国拥有过的最糟糕模式）；而在那些细小琐事上——这是多么蹩脚啊——，他却有着一种精致而充分发挥的鉴赏力，而且真的有直面自身的勇气、对于自身的兴趣（——在这方面，他与巴那斯派(Parnassiens)^①诗人们相接近，他们与他一样都表现出一种现代的自我蔑视、自我抛弃的最精致和最纯粹的形式）。“圣伯夫有一次见到了头一个皇帝。那是在布劳涅森林里：他正在撒尿。是不是可以说，他一直就是以这个姿势来观察和判断伟人们的呢？”（《龚古尔日志》，第2卷，第239页）^②——他的恶毒敌人龚古尔兄弟^③如是说。

^① 参看前面7[7]及注释。——译注

^② 原文为法文。——译注

^③ 龚古尔兄弟(Goncourts)：参看前面9[11]及注释。——译注

[11. 1887 年 11 月至 1888 年 3 月]

11[10]

颓废类型。

浪漫主义者

“自由精神”圣伯夫

演员。

虚无主义者。

艺术家。

野蛮者

敏感者。

11[11]

在爱情中,唯一的胜利就是逃跑。^① ——拿破仑

11[12]

canis reversus ad vomitum suum [狗会转过身去吃自己的呕吐物]^②

11[13]^③

哲学家们不是为了相互爱戴而生的。群鹰不在田野中飞翔。得把这地方留给松鸡、留给椋鸟……在高空翱翔,长着利爪,这就

① 原文为法文。——译注

② 原文为拉丁文。——译注

③ 加利亚尼 1770 年 11 月 24 日致埃皮奈夫人的信,载加利亚尼:《致埃皮奈夫人、伏尔泰、狄德罗、格里姆等的信》,巴黎,1882 年,尼采藏书。——编注

是伟大天才的命运。^① ——加利亚尼

11[14]

偶然性乃命运之父，也常常是德性之继父。——加利亚尼^②

11[15]^③

(既无爱情又无诸神；正是这双重的恶把我们杀戮。叙利·普吕多姆^④。)^⑤

11[16]^⑥

在乔治·爱略特这位乡村小女子的所有道德说教背后，我总是听到一切文坛女新手那种激动的声音：“我审视自己、我阅读自己，我对自己心醉神迷，并且说：我有这等才气，可能吗？……”^⑦

11[17]

报纸的 vomitus matutinus[早晨呕吐物]

① 原文为法文。——译注

② 原文为法文。——译注

③ 参看德普雷(Louis Desprez)：《自然主义的演变》(*L'évolution naturaliste*)，巴黎，1884年，第264页，尼采藏书。——编注

④ 叙利·普吕多姆(Sully Prudhomme, 1839—1907)，法国诗人，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主要作品有：《命运》、《诗之遗嘱》、《论美术》、《孤独与深思》等。——译注

⑤ 原文为法文。——译注

⑥ 参看11[59]；《偶像的黄昏》，概述，第27节。——编注

⑦ 我……可能吗？]加利亚尼1769年9月18日致埃皮奈夫人的信，同上。——编注

11[18]

si hortum cum bibliotheca habes, nihil deerit[若有一座花园和一室藏书,我就别无所求矣]。^① 西塞罗。

11[19]^②

notum quid foemina furens[知道一个狂怒的女人]。^③ 维吉尔^④《伊尼特》,第 6 行

11[20]^⑤

“一个快乐的怪物也胜于(一个令人厌烦的感伤者)”^⑥

11[21]

人类如何使自己成为不朽(《地狱篇》,第 15 歌,第 85 行)^⑦

① 原文为拉丁文。——译注

② 这个维吉尔引文见于加利亚尼 1772 年 12 月 24 日致埃皮奈夫人的信。——编注

③ 原文为拉丁文。《伊尼特》为维吉尔所著史诗。此处引文似有误,原文应为: notumque furens quid femina possit[也深知一个狂怒的女人会干出什么]。相关情节为: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陷后,特洛伊王子埃尼阿斯(Aeneas)率领部下出海逃亡,在迦太基为女王狄多(Dido)所收留。狄多爱上了埃尼阿斯,但埃尼阿斯仍然离开了。——译注

④ 维吉尔(Publius Vergilius Maro,公元前 70—前 19):简称 Virgil,古罗马诗人。著有《牧歌集》、《农事诗集》、史诗《伊尼特》等。——译注

⑤ 据 W II 1 第 136 页补充。——编注

⑥ 原文为法文。参看 9[107]。——译注

⑦ 原文为意大利文:come l'uom s'eterna。参看 9[4]。——译注

11[22]^①

“我自己造就了自己”,^②我就像洛卜·德·维加^③戏剧里那个老头一样微笑着说。因为我实在再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多大年纪,还将活多久……

11[23]^④

——即使这样,人们也还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足和感恩,哪怕只是以那个年老的调情者的方式,那个 tamquam re bene gesta[犹如大功告成后]与恋人幽会后回家的老调情者。他以一个圣徒的温良对自己说:Ut desint vires, tamen est laudanda voluptas[即便力有不逮,也要赞美快乐]。



680

11[24]^⑤

(305)

乔治·桑。我读了《旅行者书信》的第一封:与卢梭所著的一切一样,根本上都是错误的,都是道德主义的欺骗,就如同她本身一样,这位“女艺术家”。我受不了这种花哨的裱糊

① 参看《偶像的黄昏》,概述,第13节。——编注

② 原文为西班牙文:Yo me sucedo a mi mismo。——译注

③ 洛卜·德·维加(Lope de Vega,1562—1635):西班牙戏剧家、作家,西班牙戏剧的开创者。主要作品有剧作《羊泉村》、《看守菜园的狗》等,史诗《被征服的耶路撒冷》,抒情诗集《神圣的诗》等。——译注

④ 参看《偶像的黄昏》,概述,第13节以及注释。——编注

⑤ 参看《偶像的黄昏》,概述,第6节以及注释。——编注

布风格，同样受不了粗俗之人对“高贵的”激情、英雄气概和英雄思想的这样一种激动野心。在写这些书信时想必她是多么的冷酷，就如同维克多·雨果、巴尔扎克，如同一切真正的浪漫主义者。而她是多么沾沾自喜地在那里，这位多产的胖母牛，与卢梭本人一样，带有某种德国味，不过只是在一切法兰西趣味和精神结束后才可能有一点德国味……然后，埃纳斯特·勒南却对她爱慕有加……

11[25]

(306)

那些成就命运的人们，那些通过承担自身而承荷命运的人们，所有那些英雄般的负重者：他们多么愿意让自己休息一下啊！他们多么渴望具有强壮的心脏和颈背，以便至少一时半刻能解脱压逼他们的重负！而他们的渴望是多么徒劳！他们期待着；他们看着一切与他们交臂而过。没有人投合他们，哪怕仅仅以千分之一的痛苦和激情，^①没有人猜得出他们何以要等待……最后，他们终于学会了第一条生活智慧：不再等待；然后很快也学会了第二条：要随和、要谦逊，从现在起容忍所有人、所有事物——质言之，要承担更多，比他们以往承担的更多一点……

① 没有人投合他们……]参看尼采 1887 年 11 月 12 日致奥维贝克的信。——编注